

晨 霧

(台灣)玄小佛 著



晨 雾

(台湾) 玄小佛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九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葛志超

晨 雾

Chen Wu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150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6 $\frac{3}{4}$ 插页3

1989年8月北京第1版 198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50,000

ISBN 7-02-000861-5/I·862

定价2.65元

在一栋气派十足的花园住宅前，杜小梦核对了皮夹里的名片，确定自己伸手去按那扇漆黑镶铜的大铁门的门铃。

按了老半天，门是开了，开的是大铁门旁的小铁门，一名男人探出了个秃头。

“找谁呀？”

杜小梦名片拿近些，看了看。

“姓戴的！”

“这里是姓戴，你找的是那位呀？”

杜小梦再看了看。

“戴——亚——伦。”

秃头男人上下打量了杜小梦，皱了皱眉。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他到底在不在？”杜小梦不耐烦又叉着腰。

“在是在，不过你找他——。”

秃头男人话都没讲完，杜小梦手一推，抬头挺胸穿了进去。

“喂！小姐，小姐——。”

杜小梦理也不理，大摇大摆，走过了长长的大花园，直不笼统地进了客厅。秃头男人一路追在后面赶了进来，生气地指着杜小梦，正要开口说话，杜小梦大模大样地往漂亮的丝绒沙发一坐。

“去！去把戴亚伦叫出来！”

“你这个女孩怎么——。”

“叫你把戴亚伦叫出来，我有东西交给他！”杜小梦晃了晃手上的皮夹子，“这个！”

秃头男人不敢怠慢了，马上三步两步跑上了楼。

杜小梦跷起腿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以为自己走进电影布景里了，这个戴亚伦的家可真阔气，光是间客厅就比自己跟韩静云挤的那个阁楼大上百倍，更甭谈那些陈设了，有钱人就是有钱人，妈的，上帝怎么不公平成这个样子！

“就这女孩。”

心里正骂上帝不公平，秃头男人领着一个高高的、帅帅的、黑黑的，大概二十八九、三十岁的男人下来了。杜小梦看傻了，这是电影嘛，漂亮的大房子，帅帅的男主角，天呐，怎么会捡到这么奇异的皮夹子！

“请问——。”

帅男人走近了，和气地微笑，迷人地站在杜小梦眼前。

“咳！”杜小梦轻轻咳了一声，抖了一抖架着的腿，斜着脸，看起来漫不经心的，“你就是戴亚伦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戴亚伦，听老陈说小姐有东西要交给我？”

杜小梦扬了扬皮夹子。

“这是不是你的？”

“对，对。”戴亚伦露出喜色，就要伸出手去拿，“谢谢你，我正要登报呢。”

杜小梦拿皮夹的手往后一移，又抖了抖腿。

“慢着，说说看，里面有什么？”杜小梦瞄了瞄皮夹，“也许你遗失的皮夹子只是颜色相同，就这么被你拿去了，遗失的人不是很冤枉吗？”

“里面有名片，不是吗？”戴亚伦有趣地看看这个小女孩，

“不过，为了证实我是失主，你听听看对不对？五十万和九十万的支票各一张，现款五千多，还有驾驶执照，另外还有一些证件，还符合吗？”

杜小梦露出了两个酒窝，丢了过去。

“点点看，趁着我还没走。”

戴亚伦笑了笑，对这个留着短短娃娃头、长了张娃娃脸的小女孩打心里喜爱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干吗？要找记者在报上发表拾金不昧啊！”杜小梦歪了歪嘴角，“不点点看呀？我要走了。”

“喂，请等一等。”戴亚伦挡了过来，掏出皮夹子里的五千块现款，“实在很感激你，这点钱算是我的一点谢意，请你无论如何接受我的诚恳。”

杜小梦的手叉着腰，头有一下没一下地点着，眼角斜斜地瞄着戴亚伦。

“我杜小梦是个餐厅小妹，一个月两千块，见识不多，不过支票我还看过几张，九十加五十一百四十万，我放着一百四十万不要，哦，就是来拿你这五千块的呀？”

狠狠地瞪了戴亚伦一眼，杜小梦叉在腰上的手，重重一放。

“谢了，不必！”

瘦瘦巧巧的杜小梦，步伐走起来跟竞走似的，戴亚伦都来不及说什么，她已经出了客厅，沿着花园走了，握着五千块的戴亚伦，脑子一直映着杜小梦临走时那段话。多可爱的小女孩，看来野里野气的，年纪也不过十九、二十岁，情操竟高得令人肃然起敬。

“杜——小——梦——。”

戴亚伦念一遍，怕忘记似的，又念了一遍。

“餐厅小妹，杜——小——梦——。”

窄窄的巷子，戴亚伦的车几乎开不进去了，绕了好几条这种窄巷，总算找到餐厅老板给的地址了。

这是间红砖平房，旁边有个木梯，顺着梯上去，上面有间木板搭的小阁楼。戴亚伦犹豫着，红砖屋里出来位操山东口音的老太婆。

“找那位呀？”

“老太太，请问有位杜小梦小姐是不是住这？”

“哦，你是说小梦啊，对，对，就住楼上，就住楼上。”

楼上？就这小阁楼？那几片木板？戴亚伦心底不由有些感叹。

“谢谢你，老太太。”

谢了老太太，戴亚伦张望了一下，踏上那个木梯，每踏一步，脚底就发出木板受不住压力的吱喳声，戴亚伦不得不小心地、一级一级慢慢地上。

木门是虚掩的，戴亚伦轻轻敲了敲，马上，里面传出女人的声音。

“是小梦啊？怎么这么快呢？”

“对不起。”戴亚伦轻轻推开门，礼貌地点了点头，“请问杜小梦小姐——。”

屋里的女人是韩静云，一身素布衣裙，怀里抱一个刚睡熟的孩子，一个陌生男人的出现，使她马上从床沿坐起来。

“先生是——？”

“我姓戴，戴亚伦。”

“哦——。”韩静云想起来了，抱着孩子的手，空出一只，

指了唯一的一张椅子，“你就是遗失皮夹子的那位戴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”

“不客气，请问杜小姐——”

“小梦帮我替孩子去买奶粉了。”韩静云小心地把怀里的孩子放在床上，走到小桌前倒水，“马上就回来，你喝杯水，她去了有一会儿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接过杯子，戴亚伦朝小阁楼看了看，“请问你是杜小姐的——”

“我和小梦是朋友。”韩静云坐下来，端雅地笑笑，“戴先生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”

“说来还真经过一番周折。”戴亚伦喝了口水，“我只记得杜小姐在餐厅做小妹，第二天我就叫人打听全台北市所有大小餐厅找杜小梦这个人，找了几天，总算找到了，没想到那家老板说杜小梦已经辞职不干了，最后经我一再要求，他才把这个地址给我。怎么？杜小姐为什么辞职呢？”

韩静云笑笑，摇摇头。

“小梦实在是个好女孩，就是个性倔了点，否则，现在也不用天天翻报纸找工作了。”

“怎么办呢？”戴亚伦关心地问。

“怎么说好呢？”韩静云端庄、和气地看了看戴亚伦，“小梦那天不是给你送皮夹子吗？找你那地方，转了好几趟车，等回到餐厅已经中午了，老板可能话说得重了点，小梦那火爆脾气顶了几句，就这么失掉工作了。”

为了给自己送皮夹，却失掉工作，环顾这望赤贫的环境，戴亚伦那股歉疚，真是难过极了。

“她现在仍没找到工作？”

“那么大的都市，那么多的人口，”韩静云苦笑着摇摇头，

“不容易哪。”

“杜小姐一个人在台北?”

韩静云眼中升起一层淡淡的哀伤。

“小梦是个孤儿。”

“孤儿?”那么可爱的一个女孩,孤儿?戴亚伦心中的感到非常震惊。

“人要倒霉,真是接二连三地来。”韩静云那层哀伤更浓了,“小梦的父母在她念小学的时候相继去世了,只留下六十多岁的祖母,到她高中毕业,大学都考上了,那相依为命的祖母也病逝了,祖母什么也没留下,留下的只是一笔债,一个十八岁的女孩,背着一笔债,什么亲人没有,什么社会世故都不懂,怎么办?只有一个人跑到台北做事了。”

“大学也没去念?”

“拿什么念?身边还有债务要还。”

“现在她债还完了吗?”

“小梦的优点里这点是最叫人敬佩,做了三年事,衣服都没见她买过一件,却把那笔十来万的债还光了。”

那吊儿郎当的样子,那野里野气的举止,完全一副外向女孩的典型,戴亚伦对那外向形态里蕴藏的内在坚毅,不由愈发尊敬。

“小梦实在很难得,人间的悲惨她都尝了,她还是能保持开朗、乐观的个性,真是难得叫人感动。”韩静云话才说完,外面的木梯不规则地响起脚步声,韩静云站起来。

“小梦回来了,她走起来永远像她讲话一样,响亮大声。”

“哗,哪来的男——。”

杜小梦进来了,抱了两大罐奶粉,满头的汗,看见了戴亚伦,眼睛睁得老大,奶粉罐头差点掉了下去。

“杜小姐。”

“来送钱还是来道谢的？”恢复了正常，杜小梦把抱着的奶粉罐放下。

“来请求一个小女孩的友谊。”戴亚伦偏着头，微微笑着，“接受这个朋友吗？”

“等我擦把汗想一想。”袖管往脸上一抹，杜小梦那双酒窝露出来了，“请我们吃午饭吧，我和静云现在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了。”

“OK！”

戴亚伦几乎是大叫着举起双手，小木楼被踩得都要倒塌了，杜小梦高高抱起被吵醒的小安安。

“我们小安安也要去大吃一顿。”

看完了聘书，杜小梦半句话没说，递回给戴亚伦。

“怎么了？小梦。”

“谢谢，我自己可以找到工作。”

“嫌薪水低？”

“八千块。”杜小梦大眼睛往上一翻，“我从没拿过比这更高的薪水了。”

“那是为什么呢？”戴亚伦感到费解。

“我不要我的老板是你，就这么简单。”杜小梦喝了口葡萄汁，“这样，起码我们还可以平起平坐，地位是相等的。”

“天！”戴亚伦拍了拍额头，“在我公司上班就是上班，你的脑子怎么那么能扯，扯出这么些好笑的名堂。”

“我已经应征好一个工作，明天就有消息了。”

“什么工作？”

“看护。”

“看护？干什么的？”

“不清楚，报上写的就是这样，什么性情温和、有耐性，反正呀，录取了，装我也要装成一副温柔状。”杜小梦笑了笑，“就像静云那样。”

“如果不被录用呢？”

“再找呀！”

“小梦，”戴亚伦握住杜小梦的手，诚恳地，“你的工作是因为我而失掉的，就算不是，我是你的朋友，我帮助你，你也不应该考虑都不考虑，就拒绝了，是不？”

“我最后警告你哦。”杜小梦露着两个酒窝，但看得出来她正经而严肃，“我要跟你平起平坐，我的老板可以是任何人，但绝不是你。”

“小梦，你听——。”

杜小梦手一挥，眼睛一闭。

“好了，就到此为止了，再谈这件事，我就会跑了。”

“唉！”戴亚伦叹口气，摇摇头，“静云讲的一点没错，你简直倔透了。”

“喂，说到静云你倒可以帮帮她忙。”杜小梦眼睛一睁。

“你说说看。”

“给静云一份工作。”杜小梦指了指聘书，“就这份。”

“静云现在在做什么？”

“你看不出来？”杜小梦眉心一片悒郁，“每天天一黑出去，夜深回来，世界上最可怜的人——吧女。”

戴亚伦吃惊的程度，远比从韩静云口中听到杜小梦的悲惨身世来都不敢置信，那么端庄，那么温雅，面目清秀而善良。天，这怎么安排的？

“静云是很苦命的女人，母亲看破红尘终年住在山上的庙

里，好不容易嫁了个爱她的丈夫，却在小安安没出世就去世了，而安安生下不足月，每个月的医药费就逼得静云没办法离开酒吧。”

“她父亲呢？”

“她从不提，不过我听说她父亲很有钱，而且，有钱得不得了。”

“有这样的怪事？”

“中间情形我不清楚，不过，她有个有钱的父亲，是千真万确的。”说着，杜小梦伸手把聘书拿了过来，“现在这张聘书我要了。”

“为静云？”

“她需要。”杜小梦扬了扬聘书，“肯帮助她吗？”

“替我诚恳地邀请她。”

杜小梦的酒窝展开了，那张娃娃脸，笑得好纯真，好纯真，好纯真。大大的眼睛，眨巴眨巴地看戴亚伦。

“喂。”

“想说什么？”

戴亚伦微微斜着脸，温和、典雅的气质，在他这样的年龄，配合着高大的身架，帅得正直而不流气的脸型，真是好迷人。杜小梦眨巴着大眼睛，忘了自己还要讲话。

“怎么了？”戴亚伦依然那么温和地笑着。

“有没有很多女孩子喜欢你？”

“就问这个？”戴亚伦觉得被问得有趣。

“不是。”杜小梦大眼珠一翻，“突然想到的。”

“怎么回答你呢？我很忙，没有太多时间去注意女孩子。不过，有个女孩我蛮喜欢的。”

杜小梦只觉得胸口突然连续而急剧地跳，手心似乎在渗

着汗。

“谁？什么样的女孩？”

“嗯。”戴亚伦嘴角有几分陶然，“她很漂亮，有副模特儿身材，很懂得穿衣服，也很会修饰自己，是个相当会表现自己优点的女孩。”

胸口连续急促跳动缓慢下来，几乎停止了，那双渗汗的手，死紧地握着。杜小梦小小、圆圆的小嘴巴，无法掩饰地紧抿着。

“你跟她——，谈恋爱？”

“如果说这算女朋友的话，她是我唯一的女朋友。”

“她——爱你吗？”

“这我就不清楚了，她社交圈很广。”

“她一定不只交你这么个男朋友。”杜小梦故意恶意地说。

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也是她的权力是不？她并没有跟我谈到婚嫁。”

“你不应该喜欢她。”杜小梦一点也无法掩饰地冲了出来。

“哦，为什么？”戴亚伦有兴致地问。

“她——，她虚荣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你并不认识她呀。”

“本来嘛，她——她爱修饰自己，爱打扮自己，这种人不用看就知道她爱虚荣，将来绝对不是贤妻良母。”

戴亚伦哈哈地笑起来，忍不住拍拍杜小梦的脑袋，就像一个长辈，疼爱一个天真的孩子。杜小梦非常非常不高兴地把那只手抛掉。

“不要拍我的头嘛，跟个老祖父似的。”

“我是比你大哦，而且大很多呢。当老祖父是太离谱了，

不过，你叫我声戴大哥是足够啦。”

“屁。”杜小梦转开脸，很不高兴地低声说。

“女孩子不准说脏话哦。”

“我喜欢说，我没教养。”杜小梦赌着气。

戴亚伦疼爱地摇摇头，拧拧杜小梦那只往上翘的鼻子。

“好了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，现在说吧。”

“不说了。”

“一定要说，到底是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一定要听呀？”杜小梦口气汹汹的。

“一定要听。”

“其实也没什么。”杜小梦只觉得什么话都不想讲了，“静云说你人很好，说像你这种有钱人，居然愿意交我们这种穷朋友。”

“这句话不好。”戴亚伦诚挚地握着杜小梦的手，“我是真地喜欢你 and 静云，我喜欢你们优美的品格，喜欢你们诚实的做人方式，今天的社会形态，这种道德，已经不容易找到了。我应该这么说，我庆幸认识你们，庆幸你们能接受我这个朋友。”

戴亚伦是好人，是值得信赖的朋友，不是吗？但是，杜小梦挥不去沉淀在心中的伤感——那个女人，那个有漂亮面孔，有模特儿身材，会修饰自己，会表现自己优点的女人！

都快深夜两点了，韩静云尽量放轻脚步上木梯，推开门，意外的，杜小梦还没睡，曲着腿，下巴搁在膝上，那双每天都充满朝气和青春的大眼睛，哀怨的水汪汪的，太叫人奇怪了，这哪是杜小梦？

“小梦，你怎么了？”

门都没关好，韩静云两步跑过去，端起杜小梦搁在膝上的

下巴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杜小梦没讲话，轻轻移开托在韩静云手上的下巴，从枕头底下拿出聘书，勉强地露出笑容。

“静云，戴亚伦他的公司缺一个职员，他想你最适合，希望你能到他公司去上班。”杜小梦抛开心底那份伤感，热诚投注在聘书上，“月薪八千你看怎么样？”

韩静云把聘书往床上一搁，像没有聘书那回事。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没事呀！”杜小梦耸了耸肩。

“有事。”韩静云不放松地盯着杜小梦，“而且很严重，说出来，别搁在心里。”

“真的没事。”杜小梦跳下床，“你要我说什么嘛？”

“有事没事我一看就看得出来。”韩静云跟了过去，“不要瞒我，到底怎么了？我看看能不能解决。”

“好吧！”杜小梦坐回床头，手一摊，“不过，不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。”

“说说看。”

杜小梦蜷曲起双腿，下巴搁回膝上，两只手抱着脚想笑，但笑不出来。

“我爱上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戴亚伦。”

戴亚伦？韩静云久久震惊着。

“多久了？”

“第一眼。”杜小梦咬着唇，“我爱他高，爱他帅，爱他文雅、温和、稳重的气质，爱他待人诚恳、热心，我爱他的一切，包括

他讲话的声音，他穿的衣服，他整洁的头发，他走路的样子，他笑的声音，他看我的眼神。总而言之，我爱他。”

一大串讲完了，杜小梦哀伤地加了一句：

“我暗恋他。”

韩静云难过得要哭了，这个二十岁，但看来只有十七、八岁的好女孩，竟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去惹了爱情。

“他晓得吗？”

“我不会让他知道。”沉淀在杜小梦心底的伤感，摇混了、加浓了，“他已有女朋友，他很喜欢她，是一个又漂亮、身材又好，又会打扮自己的虚荣女孩子。”

“他告诉你的？”

“虚荣是我加上去的，因为我讨厌那个女孩。”

“哦，小梦。”

韩静云一把抱住杜小梦，又怜、又疼。

“别想这件事了，你这么年轻，而且，你又漂亮，有的是男孩要争取你，戴亚伦足足大了你十二岁，你们不适合，幸好他有女朋友，否则很糟糕，是不是？快乐起来，忘了这件事。”

“可是我忘不了——。”杜小梦再不顾虑了，趴在韩静云肩上哭了，“我真地爱他，糟就——，糟就糟在我真地——，真地爱他——。”

“别哭，这没有什么值得哭的，我像你这年纪，也这样过，但很快就都忘光了。别哭了，吵醒安安，她会笑你，好了，不要哭了，来，把那不值得的眼泪擦掉。”

杜小梦接过手绢，眼泪是擦掉了，声音仍咽哽着。

“我会——，明天早上醒来，我会把这件事忘掉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这才是开朗的杜小梦。现在去洗把脸，上床安安静静地睡个觉，连梦都不要做。”

“好了，我没事了。这个聘书你看一看。”

韩静云把聘书放下，拍拍杜小梦，温柔地笑笑。

“明天你打个电话谢谢戴亚伦，谢谢他的诚意，我不打算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杜小梦不满意地大叫，“是不是因为我？静云，戴亚伦真的是个好人，他不喜欢我是另外一回事，你不要因为我而放弃！他真的是个好人！”

“别这么激动。”韩静云看了看熟睡的安安，轻轻按了下杜小梦的唇，“听我说，我不去有我的原因，跟你绝对没有关系，戴亚伦是个好人，我也清楚，你懂吗？”

“我不懂，我只觉得你该去，你不是也讨厌酒吧的环境吗？你不是说过你一定要换个工作吗？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你实在没有理由放弃。”

“没错，我讨厌酒吧，我一定要换工作，而且，这是个很好的机会，待遇虽然没有酒吧好，但相差不远，我应该毫不考虑地接受，是不？”

韩静云柔声轻语，有条不紊地继续说：

“可是，我接受不下来，我没能力接受，你该清楚我是个连初中都没念完的人。不错，戴亚伦安排一个不需要什么专门学问的工作给我，因为他在帮助我。可是，一个不需要什么专门学问的工作，我领八千块，我拿得下来吗？就算我狠下心拿了，同事会怎么想呢？戴亚伦是老板，公司有公司的制度，叫他以后怎样维护他的立场？”

韩静云有耐性地、柔和地说：

“换句话说，我喜欢这个工作，为了戴亚伦的立场，我自动降低待遇，做什么样的工作，拿什么样的薪水。但，能吗？安安每个月平均的医药费你也清楚。所以，你明天去谢谢戴亚